

● 21SHIJI
● ZHONGGUO
● WENXUE
● DAXI
● 2006NIAN
● QINGCHUN
● XIEZUO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6年 青春写作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徐妍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6年
青春写作

主编/韩忠良 本卷主编/徐妍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徐 妍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6 年青春写作 / 徐妍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3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171-1

I. 2… II. 徐…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2028 号

2006 年青春写作

责任编辑 常 晶 杨学会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全程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9.375 插页 2

印数 1—8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7.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4222803

序：2006 年青春文学的生存图景

徐 妍

2006 年，以“80 后”为主力军的青春文学写作从整体上看不再不再轰动，相反显得有些落寞。不久前被出版界和大众文化市场所追逐的对象，现如今成了被冷落的对象。大约只有两年光景，“80 后”为主力军的青春文学便从繁华转向了低迷。大多数人走了，很少的人留下。据《法制晚报》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 2004 年巅峰时期，80 后作家群体近 1000 人。其中，处在一线和二线的有近 100 人，今年已经萎缩为不足 10 人。”^①无论这个数据是否精确，“80 后”图书市场的迅速冷却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2006 年的青春文学正是在从繁华到低迷的冷却过程中深化了“80 后”的分化与重组。当然，随着青春文学作者分化与重组的深化，以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凸显。文化制造业如何撤离了青春文学图书市场？“80 后”作者如何寻找自己？如何给自己的作品定位？如何重新获得自己的读者群？经历了这一场起落沉浮之后，“80 后”从何处出发，将向

^①《80 后作家笔耕者无几 九成人另谋生计》，见 2006 年 8 月 21 日《法制晚报》。

何处着陆？2006年的青春文学越来越深地陷入选择与淘汰、自主与依附、文学性与市场性、写作与传播、阅读与消费等等纠缠在一起的诸多复杂性问题。可以说，无论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还是从文学研究的立场，2006年的青春文学的生产实绩、生存图景、未来困境都不该被学界轻视。因为它们不仅关系青春文学的困境与出路，而且关涉到中国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的现状与发展。

一、文化制造业大规模撤资与理性回归

2006年的青春文学的生产从整体上说，是一个为了文学与生计、艰难地寻找生机的一年。这一年，图书出版人从前两年的大规模投资转向现今的大规模撤资。由于前两年文化制造业对青春文学图书非理性的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经济亏损，这一年的文化制造业对于青春文学的打造格外谨小慎微。除非图书出版人能够确定“80后”明星作者自身的名气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可以赚得一笔丰厚的利润，其他新人的作品则很难列入出版规划，更不用说为其量身打造，因为在“80后”的利润神话破产之后，出版新人的作品意味着承担一种巨大的风险。

文化制造业对青春文学图书产品投资的大幅度缩减从新年伊始便露出端倪。2006年1月3日，2006年春季图书订货会开幕。该图书订货会和去年的京丰春季图书订货会相比，虽然参展单位在数字上有所增加，但图书的品种和去年相比却没有太多的变化。当时的情形如一位记者的报道：“在去年的春季图书订货会上，青春文学、少儿图书、经管类图书以及人物传记各领风骚，但从昨日的订货会现场看，大部分参展单位推出的图书还是以这几类图书为主，没有太多的变化。而且在这几类图书中，亮点图书也较少。”^①

^① 甘丹：《06春季图书订货会 奇幻武侠当道》，见2006年1月4日《新京报》。

尤其，以往火爆的青春文学图书市场很是萧条。姑且不说玄幻、新武侠作品占据青春文学的大半江山，而且这些作品大半又是去年库存的系列之作。它们是江南的《缥缈录》、步非烟的《华音流韶》系列，凤歌的《昆仑》、树下野狐的《搜神记》、萧鼎的《诛仙》等。正是鉴于春季图书订货会的平淡景象，人们不禁将期待的目光聚集在1月7日开幕的全国图书订货会。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定于2006年1月7日至11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在这个被誉为出版人“狂欢节”的国展上，当代文坛倒有重收旧山河的迹象，而青春文学图书市场则尽现颓相：它不仅在生产总量上大幅下滑（那些大社和名社很少再花费人力、物力投资于青春文学作者），而且在发行量上露出怯意（以往青春文学作品的首印数常达10万以上，而这一年出版的作品则大多限定在1~3万册）。即便打造“中国青春文学第一品牌”的春风文艺出版社也调整了出版青春文学的战略策略。据一篇消息报道：“2006年，‘布老虎青春文学’除继续密切与郭敬明合作，推出‘岛’书系之外，还将启动‘布老虎青春文学’2006‘星计划’，‘布老虎青春文学’将每月推出一星。”^①即春风社不再一次性大规模投资、批量包装，而是选取小股份分批投资、个别包装：1月打造周嘉宁的长篇《往南方岁月去》；3月打造朱古力的长篇《绝杀》；4月打造徐璐的中短篇《从此尽情飞翔》；6月打造笛安的长篇《芙蓉如面柳如眉》。这种运作方式既可以造成一种气势，又不至于让资金落空。此外，也有出版社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继续打造青春文学的集团形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贝塔斯曼书友会、榕树下文化公司宣布展开战略合作，在2006年共同策划推广少女作家郭妮的10本新书，计划每本书平均销售40万册，以每本定价25元计，整个项目的码洋将

^①《春风社打造“中国青春文学第一品牌”》，见腾讯读书，2006年1月9日10:55。

高达1亿元。但这样的投资方可谓寥寥，而且也未必达到投资方的预期目的，甚至后来还出现了郭妮借用另一位青春文学作者熊静的“小妮子”笔名的尴尬事件。总之，整个2006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影响力的青春文学图书屈指可数，只有春风社推出的郭敬明主编的《岛·泽塔》、周嘉宁新著的长篇小说《往南方岁月去》，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小饭的长篇《蚂蚁》等极少数“80后”明星之作。

不仅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青春文学群体形象一片黯淡，而且整个2006年青春文学作品的出版都处于零散化状态。青春文学图书批量生产的市场轰动不复存在，文化制造业从批发生产转向零售经营。这样，只有少数人，极少极少的青春文学作品才能获得图书出版人的青睐。有代表性的作品大致是：当代世界出版社7月出版的饶雪漫的长篇《左耳》（终结）；花山文艺出版社8月出版了曾炜的长篇《米奇的甜点屋》；作家出版社9月以首印20万册的场面隆重推出了“小妮子”熊静的长篇《仲夏夜之恋》；中信出版社9月出版了蒋峰的长篇《淡蓝时光》；长江文艺出版社10月出版了郭敬明主编的青春系列杂志《最小说》；光明日报出版社11月出版了张悦然的长篇《誓鸟》。当然，对于青春文学市场整体萧条之现状，仍有人做出乐观的预测：“面对高版税、高起印量的青春文学读物将继续反攻，夺取失去的阵地。从网上的点击率来看，韩寒、郭敬明、萧鼎等人气很旺，具有良好的读者基础，如果有好的新作出版，重新占领市场并不困难。”^①事实上，这样的期望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或表象。不仅2006年年初青春文学作品全线颓败，而且整个2006年，青春文学作品都没有重现以往辉煌的发行业绩。据《新京报》报道：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说：“今年作品量不到1%，80后这个群体已经

^① 王小琪、陈品高、戴云波、毕建伟、曹培红：《2006年出版展望与思考》，见2006年6月15日《中国图书评论》。

无人问津，这就造成大批 80 后作家无路可走。”^① 这个数据如果与 2004 年的青春文学图书的生产总量相比，难免不感到强烈反差。2004 年，80 后作者出版物的出版总量占当年出版总量的 10%，与现当代文学出版量平分秋色。与这个数据相比较，另一个数据更为让人触目惊心：“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数据显示国产青春文学图书在年度文学或非虚拟类图书排行榜中，2004 年前 15 名占了 9 名，2005 年前 20 名只占到 8 名，到了 2006 年上半年，前 10 名则仅占了 2 名。而一项不完全调查同样显示 2004 年国产青春文学巅峰时期，80 后作家群人数接近三四百人，而到了 2006 年，活跃于一线的 80 后作家人数只有三四十人，跌幅达 90%。”^② 仅仅两年，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便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的两个极端。

同样，受到青春文学图书市场大萧条的影响，2006 年刊发青春文学作品的期刊也有所波动。大型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没有刊登“80 后”的作品，《芙蓉》撤销了“点击 80”专栏，《上海文学》《花城》《山花》也或调整了“80 后”作品的比重；或改变了“80 后”的定位。这些大型期刊，不再将“80 后”作为促销的手段，只是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的一个新生力量。当然，青少年写作的生产和培养基地——《萌芽》《青年文学》《布老虎青春文学》依然力挺青春文学，且竭力保持一个稳定的市场。《青年文学》（下半月刊）自今年改版后，依凭北京的文化地理优势形成了涵容的理解力，更加纵容“80 后”的各种实验路数，可谓一种理性的目光。《萌芽》借助上海海派文化的强势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旗帜，使得它在青少年写手心目中

① 佚名：《80 后作家笔耕者无几 九成人另谋生计》，见 2006 年 8 月 21 日《法制晚报》。

② 许嘉俊：《成也书商败也书商 80 后作家跌入出版低谷》，2006 年 9 月 21 日《文汇报读书周报》。

拥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然而，连续多期作品的小资趣味越来越绵软。《布老虎青春文学》虽然有春风文艺出版社这一名社作为后盾，但沈阳作为重工业城市毕竟缺少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底蕴，刊物难免体现一种摇摆于文学性与时尚化之间的尴尬。此外，《长城》的“青春笔会”、《美文》的“少年散文”、《中国校园文学》（花季绘本）中“牛刀初试”“情感地带”也时常推出“80后”名人、新秀之作。遗憾的是这些刊物对于青春文学的建设缺少整体性的编选理念。还有，不可漠视的是：“80后”主编的《80后》《花火》《新蕾》等刊物。它们固然有自己的不足，但在文学与市场的双重生存缝隙中顽强地坚持青春文学的创作，令人着实感动。尽管如此，上述青春文学期刊的努力也不能改变青春文学颓败的态势。

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为什么迅速从繁华走向颓败？笔者在《满目繁华和遍地危机：2005年青春文学的文化批判》一文中已有分析。文化制造商的过度开采、媒体的推波助澜、青春文学作者的急功近利以及中国主流文坛与青年作者的“交流无能”一同导致了2006年青文学现状的必然发生。^①不过，这一现状对于文化制造业而言未必不是一个由非理性回归理性的必经之路。按照我的理解，2006年整个中国图书出版业逐渐趋于理性化生产，图书市场逐渐趋于正常化销售。就青春文学图书市场来说，首先，青春文学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已经被视为巨资亏损产品，图书出版人不再具有豪赌的气概和决心。这无疑表现了图书出版人不再相信自己一手制造的“80后”利润神话。其次，个别“80后”明星的单品种青春文学图书大量生产且销完的现象既不能拯救青春文学销售量整体颓败的势头，也不能代表2006年整个青春文学图书市场出版及销售的主流，出版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把主要人

^① 徐妍：《满目繁华和遍地危机：2005年青文学的文化批判》，2006年1月28日《文艺报》。

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多品种的其他种类图书生产和销售中，如名家名著、历史图书、大众文化图书、影视图书等。或者说，为了补救“80后”利润神话破灭的亏损，文化制造人重新提升其他类别图书的销售额。再次，多品种图书生产和销售有着更深层的商业规律和经营手段，其中不该将青春文学作品的生产和发行排斥在多品种图书之外。但是，如何让“80后”明星之作不再重蹈神话破灭的覆辙？图书出版人既需要将青春文学图书市场的短期行为和出版的长线效益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观照，又需要逐步明确对自身的定位。也就是说，经过2006年，出版发行单位和个人应该逐渐清醒地对青春文学图书进行重新定位，一窝蜂地去将青春文学图书作为赚大钱的日子成为历史，出版人除了策划青春文学畅销书，还要发现并耐心培育青春文学长销书，并将在今后若干年内保持自己的功能和定位不变。遗憾的是：整个2006年，图书出版人对自身和青春文学图书只是处于回归理性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图书出版人缺失对市场的引导，而仅仅听凭市场的引导。结果，2006年文化制造业对青春文学的生产不禁从追逐的极端转向背弃的另一个极端。

二、“80后”群体：依附带来的独立

可以称2006年为青春文学衰败之后的再生年。经过2004年青春文学的高潮期，2005年的危机期，被制造的青春文学泡沫在越来越理性化的读者面前，已经破碎，但“80后”写作或许可以由此获得绝地逢生的转机。这样说，是因为从整体上看，2006年的青春文学尽管不再是商家宠爱的对象，尽管依然被媒体娱乐至死、尽管主流文坛也从各式“高层对话”转向沉默或冲突，但这些因素充其量只能构成青春文学写作的外部条件。只要留下的极少数“80后”作者没有垮掉写作的精神需求，青春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就会日渐强大。事实上，2006年，如果从青春文学本身的

实绩来看，则呈现出从依附走向独立的趋向。姑且不说青春文学作者逐渐去除了商业性包装，单说青春文学作品自身的质地就隐舍了自觉的独立意识。经过了分化与重组之后，“80后”写作与其说是一种成名或赢利的方式，不如说是一种个人化的生命存在形式。由此这一年“80后”的小说创作，尤其长篇小说的水准超越了以往的质量。

概括说来，这一年的“80后”写作如一幕舞台剧，有闹、有静。有人发起、参与“韩白之争”^①；有人拒绝为“抄袭事件”道歉；有人发表檄文讨伐“80后”读者的崇拜行为^②。但这并不影响“80后”以写作的方式寻找自己。更准确地说，以往飘浮的躁气逐渐转化为静气和定力。既然大量重复性的情节不仅让读者觉得厌倦，就连他们自己也深感不满，那么“80后”优秀作者就应该表现出不俗的文学创造力。既然时尚文化的写作资源很快就暴露出内在生命力的早衰，那么“80后”优秀作者就应该吸纳更丰富的思想资源、文学资源和情感资源。既然富有变革性的反叛主题在反叛的途中演变为一种娱乐化的消费形式，那么“80后”优秀作者就应该承担写作的责任和道义、重建写作的信念和信仰。总之，“80后”作者若想实现自身与写作在依附之后的真正独立，归根结底在于是否能够寻找到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2006年的高水准的青春文学写作都行走在寻找自己的道路上。

“80后”以写作的方式寻找自身首先集中体现在长篇写作上。长篇，是有难度、有深度的文体，也是“80后”修炼静气、考验定力的有效方式。回顾2006年“80后”的长篇写作，其不约而同的写作动因就是探寻青春生命的实存有什么意义？何处是青春生命的归属地？从这个意义出发，周嘉宁的《往南方岁月去》^③

① 韩寒：《看韩寒如何反驳韩寒》、小饭的《叫我如何不激动》，见《萌芽》第8期。

② 张悦然：《当郭敬明成为宗教》，见《80后》第11期。

③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版。

堪称本年度最优秀的小说。这样说，不是因为小说讲述了不同形式的刻骨铭心的青春爱情故事，而是因为一种执拗的自我发现的灵魂冒险。这一点，如周嘉宁的自述：“迷恋远方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说法”^①；也如笛安的理解：“与其说周嘉宁的这本小说讲了一个故事，不如说她描述了一种生命力。”^②不仅如此，自我发现的过程除了与自我生命息息相关，而且与她的时代紧紧相连。在“我”与“忬忬”从东方到南方再到北方再返回东方的行走的过程中，时尚文化环境下“80后”所倾心的绵软的、脆弱的小资情调已然成为质疑的对象。一种强韧的生命形式已然成为追寻的对象。与周嘉宁执拗的寻找有些相似，张悦然的《誓鸟》^③表现出一种偏执的追寻，借用张悦然的表述：“我是一个卖梦的人，无度地透支着以往，把自己藏在黑暗里。”^④《誓鸟》中，张悦然一如既往地沉湎于梦想构成的写作世界。精神的想象力在梦想的峭壁上飞跃。如信仰一般的梦想对张悦然而言是一种有威力的思想资源、写作资源、情感资源，它足以让她寻找孤独的自我。其中，《纸鸢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讲述了一个十四岁混血少女西比尔如何在充满灾变的世界中漂泊与寻找。它让人过目不忘，除了因为它是一部让人绝望得几乎窒息的作品，一部让信念接受拷问的作品，还在于灵魂被撕裂时作者所承受的心理定力。与张悦然一路在梦想世界里飞翔不同，蒋峰的《淡蓝时光》^⑤开始向现实世界着陆。但是，小说以“他再也不想在广州工作或者是恋爱了”开篇，一开始就确立了小说从漂泊到寻找再到着陆的自我寻找主题。如果将它与作者20岁完成的代表作《维以不永

① 《往南方岁月去》第25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版。

② 笛安：《蔷薇蔷薇处处开——读〈往南方岁月去〉》，见《布老虎青春文学》2006年第5期，第131页。

③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④ 张悦然：《誓鸟》第31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⑤ 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伤》比较,《淡蓝时光》似乎像个“背叛者”。因为它“背叛”了人们对《维以不永伤》遗留下的预想。《淡蓝时光》虽然还选取冷叙述的机智,但曾经渗透小说肌理的疹人的“冷”却有了升温的迹象。不过,这还不能表示蒋峰小说改变的全部因素。更多的迹象,表现在题材从宿命哲学的思考转向青春经验的书写,以及取悦读者的情节设计上。由此,小说通过对先锋手法的内化,以迂回婉转的方式对现实生活中“80后”的孤独、寂寞、迷惘、抵抗、渴望等精神情状进行细致的体察,探索了自我发现的一条道路。

笛安的《芙蓉如面柳如眉》似乎没有遵从寻找自我的道路,甚至有意规避了《告别天堂》中“不知不觉地将我二十一年地每一种情感都放在里面”的自我影像,但它不过是从另一条路径——通过告别青春的方式来纪念青春并思考青春生命的意义。如果说《告别天堂》“并不全是”^①一部青春小说,那么《芙蓉如面柳如眉》则是测量自己距文学大师的作品有多远?正是这种高视点使得小说出手不凡,叙述故事的手法精到。小说骨架干净,血肉丰满。它既关注人物的命运,又体察人物的内心。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呈现的不仅是才情,更有去除青春期火气的自我重塑。同样,颜歌的《异兽志》^②似乎离寻找自我的主体有些遥远。那些具有魔幻意味的写作给人一种超验之感。但是《异兽志》并非凭借魔幻叙述吸引读者,而是以人性的剖解震撼读者。其中,越来越迷醉的写作状态与越来越犀利的人性透视令人惊叹。这种功夫源自作者对自我的不断审视。还有,王小天的《红香》^③似乎走的是“好看”小说的趣味路线。它杂糅了传奇、性、野史、恋情等诸多具有诱惑力的小说要素。其实,这种远兜远绕的叙

① 笛安:《告别天堂》第26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1日第1版。

② 《青年文学》2005年第8期至2006年第10期连载。

③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述，不过是为了传达：“80后”在新历史主义支配下对历史的承担。当然，上述长篇大多表现出结构掌控的力不从心之处。即便如此，它们对于自我的探寻已经有了一个自觉的意识。

此外，不该遗忘去年岁末上市的“80后”两位领军人物韩寒和郭敬明的长篇小说《一座城池》和《无极》。它们形成了新年伊始“80后”两位巨星作品之间的大比拼。由于它们的发行策略依然延续了市场化制作的路数，图书出版方和媒体在竭力为两部小说造势之时，极尽赞誉之词。对于《一座城池》，出版方宣称：“这是韩寒迄今最满意的作品，一部代表他文学创作最高水准的里程碑式著作。”“首印数竟然高达50万册”，“被200万元买断的‘天价’”。^①对于《无极》，郭敬明打出了“惊悚魔幻”小说的品牌，出版方更是投读者所好：“我觉得郭敬明写得真好，写《无极》当然会涉及爱情，但爱情有小爱和大爱之分，郭敬明这回在写爱情上处理得很恰当，他的文字还是很有气势的。”^②但是，平心而论，两部长篇人物单薄、结构松散，它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娱乐化的消费。就连韩寒自己也承认：《一座城池》“在故事情节上极为薄弱，以至于自己都无法概括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无关”。^③即便曾经骄人的“韩式”、“郭式”风格文字也失去了原创的激情。其实，无论多么天才的作者，如果在写作过程中任自我娱乐化，写作不过变成了一次客串，至多是一次倾情客串。

2006年，“80后”以写作的方式寻找自我还表现在短篇小说的创作。“80后”是从表达自身出发的，这使得他们一开始大多选取倾诉的叙述方式。随着心理与写作的逐渐成熟，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倾诉式表达，而是探索多重叙述方法。这一点充分

① 彭骧：《韩寒一座城池价值200万》，2005年12月21日《江淮晨报》。

② 《小说〈无极〉上市 郭敬明不写小恩小爱》，2005年12月5日《上海青年报》。

③ 彭骧：《韩寒一座城池价值200万》，2005年12月21日《江淮晨报》。

地体现在这一年短篇的创作上。其一，叙述的理性之光。“80后”写作曾经陷入情绪化状态下难以自拔。理性的叙述既符合叙述的美学，又反拨了情感的泛滥。徐璐的《李莫愁们的念去去》^①因此颇值得回味。徐璐小说一向坚持校园生活的题材，以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见长。该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高学历女孩子所做的“翻案”文章，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在反击世俗成见的同时，尝试建立80一代人的新理想主义成长观。小说中，爱，感动、阳光、理想与痛、遗忘、阴霾、幻灭相互纠缠在一起，却又在纠缠中被理性分析。小说让我们重新领会了80一代人理想的质地。它是宽厚的，敏锐的，柔软的，忧伤的，更重要的，它是理性的、坚韧的。其二，叙述的素朴之真。“80后”小说曾经迷醉于玄奇的写作倾向，素朴的叙述可谓对自身的反思。而且，这种叙述方式可以抵达现实之真、审美之真。小饭的《一个普通的早晨》^②、水格的《永远的十八岁》^③、王唯径的《狼来了》^④等都是稳扎稳打地讲故事，一系列先锋的技术隐藏在素朴的形式内。它们的情节并不复杂，都是围绕少年乡土记忆展开，但小说呈现的语言风格、少年和成人相参照的视角、不同的现实层面的挖掘以及许多细节的设计、技巧的变化都来表现出厚实的小说创作的“基本功”。其三，记忆的诗学叙述。“80后”在成长与写作过程中，记忆的诗学开始参与小说的叙述。文珍的《色拉酱》、徐敏霞的《记忆里的地方》^⑤、苏瓷瓷的《左右》^⑥既体现了记忆与现实的冲突，又表现出一种特异的抒情品质。其四，叙述的智性之刀。相当一些“80后”乐此不疲地投身于小说形式的实验

①《布老虎青春文学》2006年第1期。

②《长城》2006年第1期。

③《山花》2006年第7期。

④《青年文学》2006年第3期。

⑤《上海文学》2006年第2期。

⑥《收获》2006年第4期。

中。在如迷宫一样的叙述中，作者周旋在结构的设计上。李海洋的《乐器》^①、杨哲的《杨程的故事》^②、石留的《死的反面》^③等都属于形式的智性探险。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80后”作者依然不愿割舍青春经验的倾诉。九月的《葶苈的舞步》^④、毕亮的《阁楼里的男孩》^⑤、宁子的《1998年的疼》^⑥、顾天蓝的《不治之伤》^⑦、伊克的《葵，向日，往北》^⑧及《萌芽》中的诸多小说讲述了让人动容的隐秘的青春心事。当然，这类小说陷入苍白的重复之中。

总之，无论长篇还是短篇，“80后”作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探索寻找自己。其中包括自己在文学上的突破以及突破的限度。由此，“80后”作者在依附之后逐渐形成了独立意识。

三、“80后”：一个被制作的商业神话的终结

“80后”作者一直不屑于“80后”的称谓。甚至有人以“反感”、“厌恶”、“可耻”这样激烈的话语显示与它划清界限的写作立场。原因不难理解：它除了具有文学撒娇的嫌疑，更有市场的暴力话语。这对于那些确信自己写作天赋、追求个性自由的“80后”而言是一个绝妙的反讽。但除了商家，他们是这个称谓的最大赢家。姑且不说他们凭借这个称谓赚得了市场的人气，单说他们在出道之初单薄的实力也需要借助于这个“集体”的旗帜

①《萌芽》2006年第7期。

②《青年文学》2006年第1期。

③《青年文学》（下半月）2006年第4期。

④《布老虎青春文学》2006年第3期。

⑤《布老虎青春文学》2006年第2期。

⑥《花火》2006年第3期。

⑦《新蕾》2006年第12期。

⑧《80后》2006年第5期。

来换取发展、壮大的时机。但是，随着“80后”的成长和成熟、分化和重组，越来越多的“80后”作者已经意识到：寄居在“80后”的旗帜之下，总不是个长久之计。所以，最近两年，“80后”迫在眉睫的焦虑就是如何从“80后”中脱离？如何接近“纯文学”写作？

然而，2006年，大多数“80后”作者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80后”称谓便遭遇了图书市场残酷无情的遗弃。市场制造了“80后”的商业神话，但在认定它的商业价值被开采殆尽之后又粉碎了这一神话。尽管一些有远见、有实力的“80后”作者早已预见了这一结果，例如张悦然自2005年出版的《鲤鱼已乘水仙去》时，就宣称告别“80后”。最近长篇《誓鸟》发行时，张悦然再度强调告别青春文学。她说：“希望媒体不要再把我归类于‘80后’，我的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青春文学的樊篱，更不是流行一季的时令水果，这部作品正是我向青春告别的成年礼。”^①但是，这种声音只适宜于有底气、有实力的“80后”作者。对于大多数“80后”作者而言，这一天这么快地来到还是使得他们陷入仓促和被动之中：他们一经失去了“80后”旗帜的庇护单打独斗便显得人单力孤。加上生存困境的艰难，大多数“80后”写手不可避免地选取了放弃写作、另谋生路。不过，青春文学写作处于危机最大化之时，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正是由于去除了商业化效应、媒体炒作等各种非文学因素的依附，“80后”才终于由燥热之气转向静气修炼和定力培养，最终进入独立写作的阶段而脱离“80后”称谓。无论怎么说，2006年对于“80后”而言已经到了告别“80后”称谓的时刻。这个判断，一方面是由于市场对“80后”称谓的抛弃，另一方面更在于“80后”经由这一抛弃而摆脱了曾经对市场的依附，获得了“独立”表达的可能。

不仅如此，“80后”亲身确证了“市场”并不是理想的天

^①《张悦然〈誓鸟〉出炉 宣称告别“80后”》，见2006年11月6日《新京报》。